

神史叢書之一

古今宮闈秘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3 0614 6704 3

上海進步書局出版

最近出版各種新小說

哀情
小說 **碧夢痕**

全書二冊 價洋七角

言情
小說 **雙淚痕**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奇情偵探
小說 **秘密女子**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偵探
小說 **生死美人**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怪異
小說 **火星與地球之戰爭**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理想
小說 **八十萬年後之世界**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妬情
小說 **雙塔案**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俠情
小說 **淫毒婦**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哀情
小說 **女學生之秘密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言情
小說 **寫真緣**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茶餘酒後遺情悅性之良品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及各省市中華書局發行

A415413

上海進步書局出版

是編所載皆清代朝野軼事而詳於咸同光宣四朝所聞所見言皆撫實如同治帝之患花柳毅皇后之遭冤死某詞臣之導淫繆太太之笑話彭玉麟上書文正倡言革

清

代

野

記

價洋

六角

全書

三册

命白雲觀道士交通宮禁奸朝貴妻皆當時所忌諱今則一一宣其秘密此為極有價值之野史文筆亦復簡潔雅馴堪與明代祝枝山之野記並傳

(丙六十一)

明上海陸思豫編搜輯唐宋至明小說共一百三十五種分四部七家小錄編記二家人說選部列傳家人說淵部雜記家人

古

今

說

海

價洋

二元

全書

十二册

說略部逸事散錄雜纂入說纂部稟聚精要蔚然大觀遠出馬繼意林曾慥數說之上此就嘉靖初刻本重印之

(丙六十二)

上海棋盤街明文書局及各省市中華書局發行

上海進步書局出版

古今閩媛逸事

全書六册價洋二元

特 價 一 元

特價三千部限期滿截止

是編搜集古今名媛故事
 雜記不經見之事自上古
 以及清代分類凡八曰賢
 懿曰俠烈曰才藝曰情愛
 曰幽恨曰淫惡曰神怪曰
 雜誌計一千餘則都二十
 五萬言可謂極女史之大
 觀欲知女界掌故以便臨
 文掇拾者不可不讀此書

(丙六十二)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及各省市中華書局發行

上海進步書局出版

筆

記

小

說

大

觀

第一輯

出版

全書

八十册

諧鐸

觚臚

子不語

螢窗異艸

閱微艸堂

耳食錄

增廣智囊補

夜譚隨錄

夜雨秋燈錄

秋雨齋隨筆

三異筆談

埋憂集

墨餘錄

里乘

庸閒齋筆記

金壺七墨

庸齋筆記

藍天錄

淞濱瑣話

嘯亭雜錄

小說始自虞初唐宋明清所著尤多事實之

博瞻詞采之醜郁廣見開引興味讀之如獲

一良師交一益友大足為文學之助本局主

任搜輯有年已得二百餘種大半係孤本原

刻本茲將明清兩朝著名小說二十種先行

出版以八十冊為一輯餉遺社會廉價出售

印刷中

第一輯二十種計三千五百十六頁分訂

八十冊價洋八元特價一千部減半價

洋四元加送雅式十錦盒一只外埠寄費

每部四角一千部售完特價即當截止

上海明文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古今宮闈祕記提要

是編專紀宮闈上自皇古下及清代分類爲六首帝王次后妃次皇儲次外戚次宮人次闈寺殿以雜俎如漢武唐明金海陵之風流飛燕甄后武墨玉環田袁二妃之艷迹三保太監之下西洋魏忠賢之淫客氏歷代后妃臨幸召幸之成例清代某道士某內寺奸惡無匹之醜行皆坊本所不經見其餘軼事異聞原原本本多從祕籍野史中蒐輯得來全書共一千餘條參考書至八百餘種搜尋校勘經數十名人之手始成此十萬餘言之大著欲知宮禁典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作香艷文字者尤不可不備此書

例言

一 是編專記宮闈遺事瑣聞有關掌故搜奇存逸別具心衡其事經習見或乾燥無味者概不甄入

二 全書共八卷分門六首帝王次后妃次皇儲次外戚次宮人次闈寺末附雜俎其無類可歸或補輯所得者均入之

三 記述以朝代爲次序起自上古訖于清代先後不紊檢查爲便

四 采輯所及祕籍居多每條謹載原書所自出其登載他書轉輾而遺其出處者則闕之

五 原文有過于繁冗者爲刪節其字句其有兼及他事首尾與本事相貫者存之全無關係者去之

六 本編采輯書多至八百餘種甄錄校勘經數十人之心目挂漏誠所難免而真集不爲無功博雅君子尙其鑒諸

古今宮闈祕記卷一 目次

帝王類

盤古氏

蜀山氏

黃帝得仙

堯時十瑞

神禹之相

神剛柳翼

細腰

擗屣廊

宮居不樂

地皇氏

庸成氏之季子

高陽氏及彭祖

負販中之帝王

桀作瑤台

行不履生草

美人宮

秦始皇

夢赤鏡

帝王類 目次

古今宮闈秘記 卷一

眺蟾台

恨不得此人爲妃

山精

石虎扇

芳塵台黏雨台

梁武之仁恕

孝靜末路

無愁天子

迷樓

龍舟

一夜焚沈香數車

五色花露裙

遺芳夢室

流香渠

流蘇斗帳

鐵燈漆畫

盜發張駿墓

虹化女子

齊文宣之放蕩

天元皇帝

清夜游曲

幻百戲

閃電窗

曉壺

嘲袁寶兒

四寶帳

玉環爲琵琶名

三煮三覆

太子詩諫

黑松使者

十眉圖

助嬌消恨

呼天子爲崖公

梨園弟子

金玉化蝶

括香

宣宗之盛德

鬥鷄

梁太祖之淫張全義妻女

新橋詩

瓊花公主養二猫

奇香木

少主調鷹

君臣狎暱

花頰漢作天子

世宗有志均田

禪機

九龍殿

帝王類 目次

古今宮闈秘記 卷一

錢鑄軼事

漁父饋魚

黑雲都

一燭費錢十萬

浣溪紗二闋

南朝天子好風流

蓬萊紫

帳中香

兩代善書

夷光獨立圖

花舞

醉如泥

面有銀光

三十六英雄

穿眼斫頭

御簪佳品

龜頭裏

不及景陽樓

錦洞天

紙墨硯爲天下冠

金錯刀

七夕延巧

金鳳外傳

餞三昧宴

王利好巫

小南強

晝作鬼神夜爲狼虎

甘州曲

鴛衾

獨立仙

珠鞍玉輦

壽皇之孝

海陵之淫亂

高麗貢女

汝今日與子陵一般

馬昂姊

帝王類 目次

大體雙

烟花集

流星輦

芙蓉帳

月一盤

眞宗之岐嶷

高宗工書畫

德壽宮中韻事

元仁宗之盛德

不爲敵婿

廢尙嬖諸司

白回子女

古今宮闈秘記 卷一

大烟火

隆慶之優容諫臣

思陵之勤政

思宗殉國慘記

世祖爲僧

鰲拜伏誅

骨肉慘禍

世宗佚事

世宗之殺隆科多

世宗之殺年羹堯

雍正選察之嚴肅則

圓明園之始末

內務府糜費

汪相之誤國

宣宗之任穆彰阿

濱州之導君機變

德宗夢見老人

德宗之外交

德宗之晏駕則

又

古今宮闈祕記卷一

帝王類

盤古氏

盤古氏者。神靈。一日九變。按地理坤鑑云。盤古龍首人身。而今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廟祀。事具徐整三五歷紀及丹壺記。又按今贛之會昌有盤古山。湘鄉有盤古保。而雩都有盤古祠。

地皇氏

地皇十一君。皆女面。龍頰馬蹏。按水經注榮氏云。兄弟十人。面貌皆如女子。而相類。蛇身獸足。出龍門山。

蜀山氏

路史蜀之爲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拍溼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蓋作于蜀。蠶叢

縱目王瞿上魚鳧治導江。逮蒲澤。俾明時。人民椎結左言。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祚深眇。最後乃得望帝杜宇。寔爲滿捍。蓋蜀之光也。按司馬貞以杜宇出唐杜氏後。妄庸成氏之季子。路史庸成氏有季子。其性喜淫。晝淫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蹶馬。是爲三身之國。

黃帝得仙

古今注黃帝鍊丹于鑿硯山。乃得仙。乘龍生天。羣臣援龍鬚。鬚墜而生草。曰龍鬚。外紀云黃帝子二十有五。其得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曰祁。已膝箴任荀。嬉。媯。媯。媯。衣。二姬。二酉也。及有虞氏有天下。封帝後爲侯。伯者十有九焉。

高陽氏及彭祖

史記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曰昆吾。二曰參吾。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

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

神仙傳彭祖者。顯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惟以養生治身爲事。王令采女問道于彭祖。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恐不度世。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于流沙之國。西見之。

堯時十瑞

述異記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堯爲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凰止于庭。神龍見於宮沼。曆草生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筴蒲生厨。景星耀于天。甘露降于池。是爲十瑞。

負販中之帝王

尸子虞舜灰于常羊。什器于壽丘。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丘買貴。于是販于頓丘。傳虛賣賤。于是償于傳虛。以均救之。

神禹之相

帝王世紀伯禹夏后氏。姁姓也。父鯀。妻修己。見流星貫卯。夢接意感。又吞神珠。鰲以曾拆而生禹于石埭。虎鼻大口。兩耳參漏。首戴鈎鈴。曾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長于西羌。西羌夷人也。

桀作瑤台

新序桀作瑤台。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騶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神剛柳翼

春秋元命苞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
白虎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

行不履生草

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

細腰

墨子楚靈王好纖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脅肩然後帶。緣牆然後起。

美人宮

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句踐習教西施鄭旦宮臺也。

響屨廊

吳郡志響屨廊相傳吳王建廊而虛其下。令西施與宮人步屨繞之。則響。

秦始皇

三秦記秦始皇與神女游。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而

洗除。

宮居不樂

西京雜記。漢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踘。以此爲歡。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蓋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既作新豐。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乃匠人吳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夢赤彘

漢孝武帝內傳。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蔚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主命世之人。懷

不祥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

眺蟾台

郭憲洞冥記。武帝于望鵠台西。起俯月台。台下穿池。廣千尺。登台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台。影娥池中有游月船。觸月船。鴻至。船遠。見船載數百人。或以青桂之枝爲櫂。或以木蘭之心爲檝。練實之竹爲篙。紉石脉之繩爲纜也。

遺芳夢室

拾遺記。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適。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

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臥夢李夫人。授以薜蘿之香。帝驚起。而香風尤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夢室。

恨不得此人爲妃

太平御覽。東漢馬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虞舜畫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謂后曰。恨不得此人爲妃。又曾觀陶唐畫像。后指堯曰。嗟夫。羣臣百姓。恨不得此人爲君。如是。帝顧而笑。

流香渠

拾遺記。靈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十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犀香。煑以爲

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山精

華陽國志蜀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塚。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郭武擔是也。

流蘇斗帳

鄴中記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冬月賜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青綈光錦。或用緋綈登高文錦。或紫綈大小錦。絲以房子絲百二十斤。白縑裹。名曰複帳。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以石墨燒集和名香。帳頂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箔織成窠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

石虎扇

鄴中記石虎作雲母五明金箔莫難扇。虎出時以此扇夾乘輿。亦用牙桃枝扇。其上

竹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鬱金色。

鐵燈漆畫

鄴中記石虎正會殿前。設百二十枝燈。以鐵爲之。石虎御坐。悉雕漆畫。皆爲五色花也。

芳塵台黏雨台

拾遺記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佩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台。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霧。名曰黏雨台。用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

盜發張駿墓

後涼呂纂載記。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籠琉璃盒。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珍奇。不可勝紀。

梁武之仁恕

南史梁武帝紀天監十六年。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公家織官文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翦裁。有乖仁恕。帝又身衣布衣。木棉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

虹化女子

窮怪錄後魏時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樵人見之良久。化爲女子。年十五六。問之不言。乃告涌津戍將取之。以聞。明帝召入宮。見其美。問之曰。我天女也。帝欲逼幸。而色甚難。復令左右抱擁。聲如鐘磬。化爲虹霓而上天。

孝靜末路

魏書孝靜帝本紀。帝將禪位於文宣。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妃嬪已下訣。莫不歔歔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以下皆哭。

齊文宣之放蕩

北史齊文宣帝紀躬自鼓舞。謳歌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遊行市肆。

無愁天子

北齊書幼主紀。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

天元皇帝

北史周宣帝紀。遊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台。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帝后朱氏。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妃陳氏爲天左皇后。

迷樓

迷樓記。隋煬帝晚年。尤沈迷女色。他日。願詔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

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數日果進之。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於戶傍。璧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於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滿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謂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

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仕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於其間。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眞容也。勝繪畫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沈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願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他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遼曠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以待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晏。自非歲節大辰。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晏坐朝。曾未

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叟。獨歌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叢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於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安用也。乃復入宮。宮女無數。不得進御者。亦極衆。

清夜游曲

通鑑隋煬帝大業元年。帝好以月夜從宮騎數十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龍舟

通鑑大業元年八月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爲袍。

幻百戲

隋書音樂志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鼉鼉龜鼉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曰大甕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執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鼈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自是皆於太常教習。

一夜焚沉香數車

貞觀初天下乂安。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盛奏樂歌。乃延蕭后觀之。后曰。隋主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熱沉香木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甲煎沃之。燄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石。

閃電窗

南部煙花記。帝觀書處。窗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閃電窗。

五色花露裙

中華古今注。大業中煬帝制五色夾襪花露裙。以賜宮人及百僚母妻。

驍壺

文獻通考。驍壺投壺樂也。隋煬帝所造。以投壺有躍矢爲驍壺。

嘲袁寶兒

大業拾遺記。煬帝幸江都。洛陽人獻合帶迎輦花。帝令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司花。

安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寶兒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云。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彈袖太慈生。生緣慙得君王惜。長得花枝傍輦行。

四寶帳

南部烟花記。煬帝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夜月。

玉環爲琵琶名

次柳氏舊聞。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無人。乃命奏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

三煮三覆

明皇十七事。唐元獻皇后得幸方娠。元宗懼太平之忌。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宮中。元宗從容謀及說。說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

藥三劑以獻。元宗得其藥喜。盡出左右。獨搆火殿中。賚未及熟。怠而假寐。影響之際。有神人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藥三匝。藥盡覆而無遺焉。元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於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復見。覆藥如初。凡三煮皆覆乃止。

太子詩諫

唐順宗本紀。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也。母曰昭德皇后王氏。始封宣城郡王。大歷十四年六月。進爲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爲皇太子。爲人寬仁。喜學藝。善隸書。禮重師傅。見輒先拜。從德宗幸奉天。常執弓矢居左右。郃國公主以蠱事得罪。太子妃其女也。德宗疑之。幾廢者屢矣。賴李泌保護乃免。後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宮人爲權歌。衆樂間發。德宗驩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爲對。及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爲相。太子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者卒不得用。貞元二十年。太子病風。且瘖。二十一年正月。不能朝。是時德宗不豫。諸王皆侍左右。惟太子臥病。不能得見。德宗悲傷涕泣。疾有加。癸巳。德宗崩。丙申。即

皇帝位於太極殿。

黑松使者

雲仙雜記。明皇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即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文官。

十眉圖

楊慎外集。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峰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曰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梭眉。又曰卻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眉。又曰橫煙眉。十曰倒暈眉。

助嬌消恨

開天遺事。御苑千葉桃開。明皇折一枝簪貴妃髻。曰此花亦能助嬌。又宴桃樹下。曰不特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呼天子爲崖公

崔令欽教坊記。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崖公。歡喜爲蜺斗。樂府雜錄。元宗令黃幡綽撰拍板譜。

梨園弟子

唐書禮樂志。元宗旣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弟子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置小部。音樂三十餘人。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金玉化蝶

杜陽雜編。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親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卽有黃白蛺蝶。無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羅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

妃嬪追捉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內人爭以絳繡絆其脚以爲手飾。夜則光起奩中。其後開寶廚觀金錢玉犀之內。有蠕蠕將化爲蝶者。宮中方覺焉。

括香

雲仙雜記。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金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名曰括香。

宣宗之盛德

杜陽雜編。宣宗英明儉德。器識高遠。比在藩邸。常爲諸王典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南面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惶恐。慮左右有以此事告者。遂奏文宗云。上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精如意撫背曰。此真我家他日英主。豈曰心疾乎。卽賜上御馬金帶。仍令選良家子以納二宅。及卽位時。人比漢文帝。衣澣濯之衣。饌不兼味。先是宮中每欲行幸。卽先以龍腦鬱金藉其地。自上垂拱。並不許焉。凡與朝士從容。未嘗一日不論文學。而頗注意於貢舉。常於殿柱上題鄉貢進士字。或大臣出鎮。卽賦

詩賜之。凡欲對公卿百寮，必先嚴整容止。更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庶政，則終日忘倦。章奏有不欲左右見者，率皆焚熟，倡優妓樂，或彌日嬉戲，上未嘗等閑破顏。縱賜與亦甚寡薄。一日後宮有疾，召醫人侍湯藥，泊平愈，上袖出金數兩遺之。醫者將謝，遽止之曰：「勿使內官知，言出於外，更使諫官上疏也。」其儉靜率多此類。

鬥鵝

通鑑考異新唐書田令孜傳：帝沖駭喜鬥鵝，一鵝至直五十萬錢。

梁太祖之淫張全義妻女

五代史張全義傳：梁太祖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全義妻女皆逼淫之。

新橘詩

莊宗小酌，進新橘，命諸伶詠之。唐朝美詩先成，曰：金相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剝皮去滓子。若個是汝人，帝大笑，賜所御軟金杯。

瓊花公主養二貓

清異錄。後唐瓊花公主自總角養二貓。雌雄各一。有雪白者。曰御花朵。而烏者。惟白尾而已。公主呼爲麝香。驗如已。

奇香木

咸淳臨安志。後晉天福四年己亥。僧道翊結廬山中。夜有光。就地視之。得奇香木。命孔成謙刻成觀世音菩薩像。會僧從勳從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因納之頂間。妙相具足。冠頂晝夜放白光。錢王常夢白衣人求葺其居。王寢而有感。乃卽其地創佛廬。號天竺觀音經院。

少主調鷹

五代史補。晉少主立。契丹舉國內侵。桑維翰罷相爲開封尹。叩內閣求見。請車駕親征。以固將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

君臣狎暱

五代史李業傳。漢隱帝與業等狎暱。多爲度語相戲謔。放恣焉於宮中。

花項漢作天子

宋史張永德傳。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宗時。備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值千萬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黠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旦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其妻逼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

世宗有志均田

五代史周本紀。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政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禪機

五代史補。文昭王夫人彭氏。嘗往城北報恩寺燒香。長老問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

怒。索檐子疾驅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沒興。被個老禿問妾是誰家婦女。大凡女婦。是不善之詞。安得對妾而發。文昭笑曰。此所謂禪機。夫人可答。弟子是彭家女。馬家婦。則禪機立解矣。夫人曰。如此則妾所謂無見性也。慙赧數日。

九龍殿

五代史楚世家。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

錢鏐軼事

吳越世家。錢鏐時。彈銅丸於樓牆外。以警直吏。其勤動如此。畫史彙傳。吳越王錢鏐。畫墨竹。善於草隸。號稱神品。

面有銀光

方鎮編年。錢鏐鎮吳越。有名畫二三十人。號鸞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修有福相者。用之。胡岳渡江。工以貌進。鏐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

漁父饋魚

十國春秋穆潭漁者傳。太祖初起廬州。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巡警至穆潭。有漁父鼓舟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

三十六英雄

歐陽修五代史吳世家。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

黑雲都

孔傳六帖。楊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縉黑甲。號黑雲都。

穿眼斫頭

陶岳五代史補。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頴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璩修好于行密。元璩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女妻之。遂命頴罷兵。又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行密嘗命以大索爲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以元璩通婚。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一 燭費錢十萬

續世說。五代淮南王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球。一燭費錢十萬。

御膳佳品

陸書雜藝傳。列祖受禪。御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餡。春分餡。密雲餅。鎡糟炙。瓏瓏餡。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舊法具存。

浣溪紗二闕

馬令南唐書。元宗嘗作浣溪紗二闕。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

龜頭裏

十國春秋南唐元宗本紀。帝在位嘗構一小殿。謂之龜頭。常居處以視事。左右值其所在。必問曰。大家何在龜頭裏。

南朝天子好風流

鄭文寶南唐近事。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乘醉命樂工楊花飛作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既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言。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

不及景陽樓

江南通志。百尺樓在上元縣南唐宮中。類說云。唐主宮中作高樓台。羣臣觀之。帝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耳。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

蓬萊柴

清異錄。廬山僧舍有麝香囊。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江南後主詔取數十根植于含風殿。賜名蓬萊紫。

錦洞天

清異錄。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拱階砌。並作隔筒。齊插雜花。榜曰錦洞天。

帳中香

南部煙花記。江南李後主帳中香。法以鵝梨蒸沉香用之。

紙墨硯爲天下冠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爲天下之冠。

兩代善書

南唐書。元宗後主俱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

金錯刀

夏文彥圖繪寶鑑。後主能文善書畫。書作顛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

夷光獨立圖

丹青志。後主嘗坐碧落宮中。張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立圖。

七夕延巧

五國故事。南唐後主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匹。以豎爲月宮天河之狀。

花冪

南唐書。後主于羣花中作亭。冪以紅羅。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

金鳳外傳

徐勣陳金鳳外傳。有小吏歸守明弱冠。美皙如玉。延鈞嬖之。嘗呼爲歸郎。延鈞有風疾。歸郎日侍禁中。夤緣與金鳳通。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少與歸郎狎。因歸郎以通於金鳳。可殷聰明有智巧。歸郎令造縷金五綵九龍帳於長春宮。織八龍帳外。以延鈞爲一龍。旣成。進之。極其華麗。

醉如泥

五國故事。延義在位。爲長夜之飲。鍛銀葉爲酒杯。以賜羣下飲。銀葉旣柔弱。因目之爲冬瓜片。又名之曰醉如泥。

設三昧宴

清異錄。閩王昶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華。此景近似。今日觀化工之雨天三昧。宜召六宮設三昧宴。

王昶好巫

五代史。閩世家。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爲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事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台三層。以黃金數十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於台下。晝夜聲不絕。云如此可求大還丹。

大體雙

又劉鋹得波斯女。黑脂而慧豔。善淫。鋹嬖之。賜號媚豬。又選惡少年。配以離宮人。使褌衣露體。鋹扶媚豬。延行玩覽。號曰大體雙。

小南強

清異錄錦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南之強。世宗遣使入嶺。縮接者遣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後鋹面縛到洛陽。見牡丹大駭。有縉紳謂之曰。此名大北勝。

烟花集

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童年卽能屬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麗之詞。常集艷體詩。二百篇號烟花集。凡有所著。蜀人傳誦焉。

畫作鬼神夜爲狼虎

何光遠鑑戒錄。帝或畫作鬼神。夜爲狼虎。潛入諸宮。驚動嬪妃。老少奔走。往往致卒。

流星輦

清異錄。蜀衍荒于游幸。乃造平底大車。下設四臥軸安五輪。凡二十輪。牽以駿馬。騎去如飛。謂之流星輦。

甘州曲

五國故事。衍之末年。率其母后等同幸成都。至青城山上。清宮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詞。與宮人唱之。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風塵耳。後衍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

芙蓉帳

趙林成都記。孟後主成都城上。徧種芙蓉。以花染繪爲帳。名曰芙蓉帳。

鴛衾

陶宗儀輟耕錄。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版樣。蓋以扣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楊元城太史

晉兒時聞尊人樞密公嘗于宋官庫見之。

月一盤

清異錄。蜀主孟昶。月旦必素飧。性好薯藥。左右因呼藥薯爲月一盤。

獨立仙

清異錄。孟昶時。每臘月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子。梁守珍獻忘憂花。縷金於花上。曰獨立仙。

真宗之岐嶷

宋真宗本紀。真宗諱恒。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初乾德五年。五星從鎮星聚奎。明年正月。后夢以裾承日有娠。十二月二日。生於開封府第。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幼英睿。姿表特異。與諸王嬉戲。好作戰陣之狀。自稱元帥。太祖愛之。育於宮中。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比就學受經。一覽成誦。初名德昌。太平興國八年。授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韓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封襄王。改元侃。淳化五年九月進封壽王。加檢校太傅。開封尹。至道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子。改今諱。仍判府事。故事殿廬幄次在宰相上官僚稱臣。皆推讓弗受。見賓客李至李抗必先拜。迎送必降階及門。開封政務填委。帝留心獄訟。裁決輕重。靡不稱愜。故京獄屢空。太宗屢詔嘉美。三年二月太宗崩。奉遺制卽皇帝位。

珠鞍玉輦

談苑。宋禁中近清明節。神宗侍曹太皇。因語自來却無人做珠子鞍轡。雖然太華。然亦好也。太皇聞此語。令人描樣。不數日已就。又宣索玉鞍轡一副。神宗莫測所用。亦莫敢問。依旨進入。太后令送後苑拆修。遂施珠轡焉。其上作小紅羅銷金坐子。略可容體。甫近上已。以鞍架載之。送神宗。神宗大感悅。取小烏馬於福寧殿親試之。駕幸金明池回。遂乘此轡。士論皆謂雖神宗絕孝。亦光獻至慈。上下相得。以成其美焉。光獻太皇太后。疾病稍間。神宗親製一小輦。極爲輕巧。以珠玉黃金飾之。進於太皇云。

娘娘試乘此輦。往涼殿散心。太皇曰。今日意思無事。天氣亦好。遂載而之涼殿。太后扶其左。神宗扶其右。太皇下輦曰。官家太后親自扶輦。當時在曹家作女時。安知有今日之盛。喜見顏色。王正仲進光獻詞云。珠轆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蓋用此兩事也。

高宗工書畫

西湖志餘。宋高宗雅工書畫。作人物山水竹石。自有天成之趣。上用乾卦印。晚居北內。多用太上皇帝之寶。德壽殿寶。

壽皇之孝

南渡宮禁典儀。宋壽皇聖孝。冠絕古今。承顏兩宮。以天下養。一時盛事。莫大於慶壽之典。今錄大略於此。淳熙三年。光堯聖壽七十。預於舊歲冬至。加上兩宮尊號。立春日行慶壽禮。至十三年。太上八十。正月元日。再舉慶典。其日文武百僚。集大慶殿。各服朝服。用法駕五百三十四人。大樂四十八架。正樂一百八十八人。及列儀仗鼓吹。

于殿門外。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大圭。恭行冊寶之禮。鼓吹振作。禮儀使已下皆導從。上乘輦。從至德壽宮。俟太上升御座。宮架樂作。皇帝北向再拜。奏起居致詞曰。臣某稽首言。伏惟聖號太上皇帝陛下。壽同天永。德與日新。典冊揚徽。華裔胥慶。左相宣答曰。聖號太上皇帝聖旨。皇帝迎陽展采。縷牒榮親。何幸吾身。屢觀盛事。次皇太子已下。稱賀致詞。宣答訖。並再拜舞。蹈禮畢。次詣太上皇后殿。行禮如前。候解嚴訖。皇帝入宮。進奉禮物。行家人禮。御宴極歡。自皇帝以至羣臣。禁衛吏卒。往來皆簪花。後三日。百官拜表稱賀於文德殿。四方萬姓。不遠千里。快覩盛事。都民垂白之老。喜極有至泣下者。楊誠齋詩云。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飛雪。錯認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朶。都向千官帽上開。雙金獅子四金龍。噴出香雲繞殿中。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有箇家風。天父晨興未出房。君王忍冷立風廊。忽然鳴蹕珠簾卷。萬歲聲傳震八荒。甲戌王春試集英。小臣曾是老門生。蒼頭華髮班行裏。也聽鈞天九奏聲。任斯菴詩云。金爵觚稜

曉日開。三朝喜氣一時回。聖人先御紅鸞扇。天子龍輿萬騎來。霜曉君王出問安。寶香乘輦護朝寒。五雲深處三宮宴。九奏聲中二聖歡。

德壽宮中韻事

乾淳起居注。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閣長至德壽宮。奏知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備見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人。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閒看。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遵依訖。次日進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曾兩府已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朵玩具足帛。及花籃鬮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撲。次至毬塲。看小內侍拋綵毬。蹴秋千。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亭看茶蘼。就登御舟。繞堤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藝嘌唱。鼓板蔬果。與湖中一般。太上倚闌閒看。適有雙燕掠水飛過。得旨令會覲。誤詞。遂賦進阮郎歸。

云。柳陰庭院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水落花香。銜將歸畫梁。旣登舟。知閣張。揜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穀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絃。鬪新。萬歲聲中。九霞杯內。長醉芳春。曾覲和進。云。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次至靜樂堂看牡丹。進酒三杯。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劉婉容位。奉華堂。婉容進茶訖。遂奏太后云。本位近教二女瓊華綠華。並能琴。下碁。寫字。畫竹。背誦古文。欲得就納與官家。遂令各呈伎藝。併進自製阮譜二十曲。太后遂宣賜。婉容宣和殿玉軸沉香槽。白玉九芝道冠。北珠緣領道簪。銀絹三百疋。兩會子一百萬貫。是日三殿並醉。西牌還內。自此官裏知太上聖意。不欲頻出勞人。遂奏知太上。命修內司。日下于北內後苑。建造冷泉堂。疊巧石爲飛來峰。開展大池。引注湖水景物。並如西湖。其西又建大樓。取蘇軾詩句。名曰聚遠。並是今上御名恭書。又御製堂記。

太上賦詩。今上恭和。刻石堂上。是歲翰苑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堂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又曰。飛來峰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成。境趣自超塵世外。何須方士覓蓬瀛。皆紀實也。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上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冷泉堂。進泛索訖。至石橋亭看古梅。太上曰。苔梅有二種。一宜興張公洞者。苔蘚甚厚。花極香。一出越上。苔如綠絲。長尺餘。今歲二種同時著花。不可不少留一觀。上謝曰。恭領聖旨。上皇因言多日不見史浩。命內侍宣召。既至。起居訖。賜坐。并召教坊奏樂。呈伎酒三行。太上笑與史浩曰。此皆京師舊人。各厚賜之。史起謝。又移宴靜樂堂。盡遣樂工。全用內人動樂。且用盤架品味百餘種。酒行無算。又宣索黃玉紫花大盞。太上親自宣勸。史捧觴爲兩宮壽。時君臣皆已露醉。小內侍密語史相公云。少酌。上聞之曰。滿酌不妨。當爲老先生一醉。太上極喜。賜史少保玉帶一條。冰片腦子一金。合紫泥羅二十疋。御書四軸。史相謝恩退。淳熙八年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人使訖。卽率皇后皇太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是歲太上

聖壽七十有五。欲再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密進黃金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櫺木堂香閣內說話。宣押棊待詔。并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棊兩局。各賜銀絹。官家恭請太上。太后來日就南內排當。初二日。進早膳訖。遣太子到宮。恭請兩殿。並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至殿門拱迎。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次至清燕殿。閒看書畫玩器。約午時初。後苑恭進酥酒十色熬煮。午正三刻。至蓂綠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此無用錢處。不須得上。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雪降。正是臘前。太上官家甚喜。云。今年欠雪。可謂及時。太上云。雪却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年倍數支散矣。太上亦命提舉官於本宮支撥。官會照朝廷數目。發下臨安府支散貧民一次。又移至明遠樓張燈進酒。太上盡醉至更後。宣轎兒入便門。上親扶上輦還宮。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駕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至樂堂。進早膳畢。命小內侍進綵竿垂釣。上皇曰。今日中秋。天氣甚清。夜間必有月色。可以少留。上恭領聖旨。索車。同過射廳。射弓。觀御馬院使臣打

毬進市食。看水傀儡。晚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長六丈餘。並用吳璘進到玉石鑿成。四畔雕鏤欄檻。瑩徹可愛。橋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羅白羅木蓋造。極爲雅潔。大池十餘畝。皆是千葉白蓮。凡御榻御屏酒器香奩器用。並用水晶。南岸列女童五十人。奏清樂。北岸芙蓉岡一帶。並是教坊工近二百人。待月上。簫韶齊舉。縹渺相應。如在霄漢。旣入坐。樂少止。太上召小劉貴妃獨吹白玉笙。上自起執玉杯。奉兩殿酒。并以壘金嵌寶注碗杯盤等。賜貴妃。侍宴官開府曾覲恭。上壺中天慢一首。云素颯颯碧看天。衢籟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闕。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痴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曰。從來月間不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注碗一副。上亦賜寶蓋古香。至一更五點還內。是夜隔江西輿。亦聞天樂之聲。

海陵之淫亂

金史。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京。婦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嘗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凡座中有嬪御。海陵必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誠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剗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闕懶。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墮其胎。闕懶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當不舉。海陵不顧。竟墮其胎。蒲蔡阿虎送女。又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誅。當連坐。太后使梧桐請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納。又察。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其後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刺補。海陵數使人諷乙刺補出之。因而納之。又察與完顏守誠有

姦守誠本名暹里來。事覺。海陵殺守誠。太后爲乂察求哀。乃釋之。乂察家奴告乂察語涉不道。海陵自臨問責。乂察曰。汝以守誠死。詈我耶。遂殺之。同判。太宗正阿虎里妻。蒲速婉。元妃之妹。因入見元妃。海陵逼淫之。蒲速婉自是不復入宮。世宗爲濟南尹。海陵召夫人烏林答氏。夫人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元仁宗之盛德

元仁宗本紀。仁宗宗聖文欽孝皇帝。諱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之弟也。母曰興聖太后弘吉刺氏。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丙子生。大德九年冬十月。成宗不豫。中宮秉政。詔帝與太后出居懷州。十年冬十二月。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毋擾於民。且諭僉事王毅察而言之。民皆感悅。十一年春正月。成宗崩。時武宗爲懷甯王。總兵北邊。戊子。與太后聞哀。奔赴。庚寅。至衛輝。經比干墓。顧左右曰。紂內荒於色。毒捕四海。比干諫紂。刳其心。遂失天下。令祠比干於墓。爲後世勸。至

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卻不受。帝曰。昔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阻。往往不知稼穡艱難。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叟綾一匹。慰遣之。行次邯鄲。諭縣官曰。吾慮衛士不法。胥吏科斂。重爲民困。乃命王傳巡行察之。二月辛亥至大都。與太后入內。哭盡哀。復出居舊邸。日朝夕入器奠。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推皇后伯要眞氏稱制。安西王阿難答輔之。時左丞相哈刺哈孫答刺罕稱疾守宿掖門。凡三月。密持其機。陽許之。夜遣人啓帝曰。懷甯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三月丙寅。帝率衛士入內。召阿忽台等。責以亂祖宗家法。命執之。鞫問。辭服。戊辰。伏誅。諸王闊濶出牙忽都等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寔世祖之孫。宜早正天位。帝曰。王何爲出此言也。彼惡人潛結宮壺。搆亂我家。故誅之。豈欲作威覲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正位爲宜。乃遣使迎武宗於北邊。五月乙丑。帝與太后會武宗於上都。甲申。武宗即位。六月癸巳。詔立帝爲皇太子。受金寶。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帝曰。治

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象孝經列女傳並刊行賜臣下。十一月戊寅受玉冊。領中書省樞密院。至大元年七月。帝諭詹事曲出曰。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遵法度。凡世祖所未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慎勿行。二年八月。立尙書省。詔太子兼尙書令。戒飭百官有司。振紀綱。重名器。夙夜以赴事功。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請遣使采之。帝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先是近侍言。買人有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淮東宣慰使撒都獻玉觀音七寶帽頂寶帶寶鞍。卻之。戒諭如初。詹事王約啓事。二宦者侍側。帝問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約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帝然之。九月。河間等路獻嘉禾。有異畝同穎。及一莖數穗者。命集賢學士趙孟頫繪圖藏諸祕書。四年春正月庚辰。武宗崩。二月庚寅。即皇帝位於大明殿。

高麗眞女

帝王類

四七

見聞錄。明永樂中。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皆高麗人。權尤穠翠。善吹玉簫。薨諡恭獻。維時尙襲元製。高麗貢美女。永樂庚寅詔止。貢女不復至。聖政之不邇聲色如此。

不爲敵媾

明通紀。上皇在北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配上皇。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於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爲敵媾耶。後史何以載。却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欲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女侍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

汝今日與子陵一般

明通紀。哈銘與袁彬。俱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時。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脅溫足。一日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時寒大雪。乘輿所止。穹廬雪不凝。

也。先異之。往覘天容。穆然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愕。効順益篤焉。

廢尙寢諸司

明史故事。宮中六局官。有尙寢者。司上寢處事。而文書房內官。記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攷。武宗悉令除却。省記注。掣去尙寢諸所司事。遂遍遊宮中。日率小黃門爲角觥踢鞠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其入中宮及東西兩宮。不過四五日。嘗游寶和殿。令內侍出所儲攤門。身衣估人衣。首戴瓜拉。自寶和至寶延。凡六店。歷與貿易。持簿算。喧詢不相下。別令作市。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在永巷賣酒家也。箏箏琵琶嘈嘈然。坐當爐婦于其中。雜出牽衣。蠶簇而入。獲茶之頃。周歷諸家。凡市戲。跳猿。騙馬。鬥鷄。逐犬。所至環集。且寶宮人於勾欄。扮演侑酒。醉卽宿其處。如是累日。

馬昂姊

明史。江彬密言。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昂有女姊美豔。時已適畢。指揮有姪矣。上令

中使迎取之。至豹房。弱顏麗質。顧善騎射。解胡樂。能道達語。遂大幸。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廷大璫。皆呼昂爲舅。賜第太平倉東。熏灼動京師。言官交章諫。皆不納。上每從數騎過。昂飲。一日飲酣。召昂妾。昂以妾病辭。上怒而起。昂懼。乃請罷。而馬氏寵衰。

白回子女

明史有言錦衣衛都督同知于永善陰道祕術。武宗召入豹房。與語大悅。永色目人。進言回回女暫潤而磋。粲大勝中土。時都督呂佐亦色目人。永矯旨索佐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得十二人。以進。歌舞達晝夜。顧猶以爲不足。乃諷上請召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婦人入內。駕言歌舞。而擇其美者留之。不令出一日。永侍飲。歡舞。酒酣。呼永使卽家召其女來。時有言永女殊色。故以召。永詐匿其女。飾鄰人白回子女充名。以入。上以爲眞也。悅之。永畏其泄。陽爲風痺。固乞去。以其子承襲指揮。諸色目家雖切齒。然無敢發者。

大烟火

毛奇齡武宗外紀。上自即位後。每歲宮中張燈爲樂。所費以數萬計。庫貯黃蠟不足。復令所司補買之。至九年。宸濠獻新樣四時燈數百。窮極奇巧。臨獻復令所遣人親入宮懸挂。其燈製不一。多着柱附壁。以取新異。上復於庭軒間依欄設氈。而貯火藥於其中。偶勿戒。遂延燒宮殿。上笑曰。是一棚大烟火也。日率小黃門爲角觝踏鞠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

隆慶之優容諫臣

明外史詹仰庇傳。仰庇安溪人。由南海縣授御史。隆慶三年。帝頗耽聲色。陳皇后微諫。帝怒。出之別宮。外庭皆憂之。莫敢言。仰庇入朝。遇醫禁中。出詢之。知后寢疾危篤。卽上疏言。先帝慎擇賢淑。作配陛下。爲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命。駕宮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略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訟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

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採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生。帝手批答曰。后無子多病。移居別宮。聊自適。以冀却疾。爾何知內庭事。願妄言。仰庇自分得重。謹同列亦危之。及旨下。驚喜過望。仰庇益感奮。

思陵之勤政

明史。先是宣懿康昭劉妃者。神宗妃也。萬歷六年。立中宮時。隨冊爲昭妃。于嬪嬙中最賢而有年。崇禎改元。上使之居慈甯宮。掌大后印。稱太妃。周后之選。實太妃贊成之後。遇歲節上朝。太妃朝畢坐而饗以茶。上甫就坐。忽欠伸。偃栲栳。射駒徐聞。太妃戒勿驚。命尙衣者覆以帔。左右皆植立屏息。以俟。有頃。上覺。攝衣起謝曰。聖祖時天下少事。宮中皆晏安。太妃所親見也。至兒子苦多。着實難枝梧。兩夜省文書。自謂年甫踰壯。尙不磨耗。不謂蚤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泣。上歸爲后言。后亦泣。

思宗殉國慘記

燼宮遺錄。三月十八日更餘。上召太監王承恩入。整內員。爲出亡計。已而微服。欲奪門出不得。望見正陽門城上懸白籠鑿三。遂回。白籠鑿者。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緩急也。上回宮。見后曰。大事去矣。爾爲天下母。當死。后慟哭曰。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所恨。遂自縊。上命傳皇太子。二皇子至。猶盛服入。上曰。此何時。而不易服乎。亟命持敝衣來。上爲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告之曰。汝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平人。在亂離之中。匿形跡。藏姓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無忘吾今日戒也。左右皆哭失聲。上欲自殉。先賜西宮及懿安后白帶各一。并宮嬪之承寵者。皆令自裁。上入寧壽宮。長平公主年十五。方哭。上曰。汝何故生吾家。揮之以刃。殊左臂。又劔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年六歲矣。上縊於萬壽山之紅閣。所御元色鑲邊白綳半臂。有御筆血詔云。朕在位十七年。薄德菲躬。上邀天罪。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祖宗於地下。將髮覆面而死。任賊分裂朕尸。勿傷吾百姓一人。上與王承恩語良久。命酒對酌。至三更俱醉。上

起。攜承恩手至萬壽山上崩。承恩跪帝膝前。引帶扼脰同死。

世祖爲僧

清世祖於董妃薨後。哀悼逾常。厭棄人世。立志入山學佛。皈依後住持之地。則京西五十里之天台寺也。今寺中有蠟製之僧像一。大如人體。嚴密肩護。像左有碑一方。大書天地不朽四字。僧戴寶冠。披黃龍袍。蓋即世祖偶像也。驗其像之面目骨格。與宮中所藏世祖畫像略同。此蠟像亙三百餘年。守護迄今。必非無因。且聖祖亦屢謁幸天台寺。或錫扁額。或賜金帛。則該寺爲世祖遯迹處。殆無疑義。世祖初離宮庭時。曾謂鰲拜曰。他日新主踐祚。余必歸來觀禮。其後歸來與否。不得而知。然可見世祖離俗之時。王大臣等必盡知之也。按世祖爲僧。人謂在五台山。引聖祖三幸五台山事爲証。而此則言天台山。又引蠟像爲証。然則吳梅村詩之清涼山。卽天台山矣。

鰲拜伏誅

聖祖旣立。鰲拜專政。橫恣不法。聖祖欲誅之而未行。值元旦。鰲拜入宮覲賀。服冕容

飾一擬至尊。所不同制者。冠中缺巨珠一顆而已。聖祖見而心惡之。退朝後。偶於宮中擲骰爲戲。一擲得順。毅然顧太后曰。決誅鰲拜矣。蓋順者取順利之兆也。於是鰲拜始伏法。是後宮中沿以爲例。每年元旦必特擲骰一次。卜一歲之禍福。行之既久。太監輩遂先意迎合。製相異之骰子六。每枚六面皆同。俾皇帝來時。無論如何。一擲必可得順。然非初意矣。又鰲拜受誅前十日。臥病宅第。聖祖親往慰探。坐牀側。鰲拜衣中忽墮一刀。左右皆失色。聖祖從容溫諭。謂鰲拜病中。尙不忘佩刀。殊見滿洲人勇武習俗。深可爲朕干城。朕甚嘉許云云。不十日而鰲拜竟伏誅。

骨肉慘禍

康熙諸子以允禔爲最長。非嫡出。故不得立。允禔嫡而長。立爲太子。然允禔性乖戾。及帝晚年。見諸子互相構煽。大有欲速之意。將效隋煬帝之所爲。帝覺之。目爲狂疾。廢之。而幽禁宮中。自是諸子益運動。繼嗣儲位。各植羽黨。蓄術士。結宦官。互相傾軋。不已。初允禔之被逮也。允禔乘間言皇八子允禩可立。帝素惡允禩。以爲陰險。有異

志。至是益疑其密布黨羽。希望嗣立。且疑允禔之狂疾。或有他故。乃窮治之。果得允禔令蒙古喇嘛呪咀太子。用術厭魅狀。於是帝念儲位不定。必爲亂階。復立允禔。然允禔乖戾如故。仍廢黜禁錮。自是不復敢言建儲事。羣臣言者。輒疑其爲私黨罪之。至有朕衰老。中心憤懣。衆人虛狂之語。深以爲一生憾事也。蓋其晚年。較漢武望思之心尤苦。而其處骨肉之間。亦極人世乖戾之境矣。及帝崩。彌留倉卒之間。允禔運動得遺命踐位。是爲雍正帝。帝性尤狠。與允禔允禩允禛允禞。故有嫌怨。至是以允禩有才難制。允禛等皆庸懦無能。乃姑封允禩爲親王。令與己同母弟允祥同理政務。而安置允禛於西寧。以孤其勢。允禩內不自安。頗懷怨望。允禛在西寧。密用歐人穆經遠爲謀主。以家財付之。又造新體字爲密書。與允禩往來通訊。帝屢宣布其罪狀。於是允禩等益不平。對衆呪咀。帝爲文告廟。屏允禩。允禛於宗籍之外。並勒令更名。尋幽禁允禩於宗人府。改名阿其那。移允禛回禁保定。改名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者。蓋滿洲語比之於豬狗也。其慘待骨肉如此。己不知自居於何等。並拘允

祇允禩。於是諸王及大臣窺帝意旨。交章論阿其那塞思黑罪狀。請殺之。帝佯爲遲回不決。惟反覆醜詆其罪狀。公布中外。未幾阿其那塞思黑先後不得其死。

世宗佚事

聖祖出巡。見民間漢人女。殊色也。羅致至宮。閱六月而皇四子生。卽世宗也。世宗爲聖祖所鍾愛。授以大寶。諸兄弟頗嫉陷之。及世宗嗣位。卽大肆誅夷。兄弟行翦滅殆盡。某臣犯罪受錮于獄中。上書自陳。有辜負天恩。羞懼交并之語。世宗御批云。知汝懼死實甚。然羞則未也。批某督密奏云。朕未踐祚。卽稔知汝。汝謂朕爲盲耶。批示某撫云。善治本省。朕雖未悉汝面。然汝之政績。朕皆諗悉。莫謂朕無耳也。又批刑部秋決一案云。犯婦某氏。謀死親夫。例應處刑。但該氏以丈夫逼其爲娼。情急自衛。與因姦成命者有別。應免治罪。且該氏貞潔自保。至死所天而不顧。大義滅親。亟宜爲建坊旌表云云。又某文士詩稿有『明朝入清都』之句。世宗謂其希望明之再興。仍來代清。卽嚴治以文字之獄云。

世宗之殺隆科多

康熙倉卒駕崩。大臣承顧命者。惟隆科多一人。世宗恩遇極隆。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啓奏處。皆書寫舅舅。隆科多爲孝懿皇后父。佟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尙書。加太保。後以四十一款重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錮死於禁所。獄詞載隆科多私鈔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爲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卽是死期。已至之時。大不敬之罪三。(中略)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乃詭稱曾帶七首。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欺罔之罪二。時當太平盛世。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中略)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亦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下略)

世宗之殺年羹堯

隆科多與年羹堯以擁立世宗功。受世宗恩遇。迨議年羹堯罪狀。隆科多以與年同爲世宗重臣。深自疑懼。於年案多所徇庇。坐削去太保。革去尙書。按年羹堯父遐齡。湖北巡撫。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爲四川巡撫。西藏軍興。請親赴松藩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將軍。西藏平。入覲。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軍興。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齡如其爵。長子斌給子爵。入覲。賜雙眼花翎。四團補服。黃帶紫轡。值莊浪番賊滋擾。又率岳鍾琪剿平之。

雍正邏察之嚴

兩則

雍正某年元日。王殿撰雲錦早朝後歸邸舍。約友人作葉子戲。已數局矣。忽失一葉。徧覓不獲。遂罷而飲。一日蒙召對。上問以元日何事。具以實告。上嘉其不欺。出袖中一葉還之。當時邏察之嚴如此。世宗卽位後。凡關防風憲衙門。多密遣親信邏察。以

故臣下纖細之事。悉以上聞。世所述軼事甚夥。以未見紀載不錄。海濱人物抄存稱天津周撫部人驥。雍正丁未進士。以禮部主事視學四川。三年操守潔。無苟且。先是本部堂官薦一僕甚勤敏。至任滿數請先行。公曰我卽日回京覆命。若當隨往。其人曰我亦欲回京覆命耳。公驚詢。乃曰某實侍衛某也。特來伺公。公考試好。某將先期奏聞矣。公歸。果蒙褻旨。公弟人騏爲公立傳。叙其事甚詳。

圓明園之始末

圓明園創始於雍正。大備於乾隆。土木旣極其盛。而耳目玩好。又皆積世之精華。前清宮制嚴。自興居以及飲食服御。各有定制。帝厭苦之。因以園爲游宴自便之地。咸豐末年。英法聯軍入京。內閣中書龔自珍之子鞏祚導之。放火燬園。盡掠所有以去。同治初元。大難削平。內外臣工。啓欲貢諛。有重建圓明園之議。恭王力斥之。一日詣官門清見。穆宗問曰。亦來諫阻建園乎。朕志久決。且朕居彼。與爾等討論國是。亦甚善。恭王叩頭言。當今內患雖平。外難日亟。庫藏無存蓄。圓明園憲純兩廟所修。當時

財力遠過今日。且純廟諭旨。後世子孫。勿得踵事增華。今建園簡陋。無以備翠輦之臨幸。復舊。則國幣不足。以某之愚。不若少緩便。穆宗默然。王更言。祖制不可違。歷數祖宗所以訓儉者。文祥等亦從中諫阻。得不建。

圓明園。每當新歲。設買賣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館飯肆。凡民間日用諸器物。皆備。店夥皆內監爲之。帝步行周衢間。顧之以爲樂。茶館談笑。飯肆高叫點菜。帝至前。不必避焉。其古玩由崇文門監督先期於外城各肆採擇。列入明數目價值。各大臣至園。則爭相擇購。如琉璃廠之火神廟市也。其訂價給值。一如外肆。購去者。則列冊還其值。存者。候市畢。還於原主。園中執事諸官役。皆得集於飯肆。其走堂。選自外肆。以聲音洪亮。應對純熟者充之。嘉慶四年。此例停止。買賣街猶存焉。比遭變。遺址多沒矣。

內務府糜費

滿員之任京秩者。以內務府爲至優厚。相傳承平時。內府堂郎中。歲入可二百萬金。

近年內務府大臣。多由堂郎中積資升擢。如立山之多藏厚亡。亦以任堂郎中最久。家資累千萬。故爲拳匪所瞰也。乾隆朝汪文端公由敦一日召見。上從容問卿味爽趨朝。在家亦曾用點心否。文端對曰。臣家計貧。每晨餐不過雞子四枚而已。上愕然曰。雞子一枚需十金。四枚則四十金矣。朕尙不敢如此縱欲。卿乃自言貧乎。文端不敢質言。則詭詞以對曰。外間所售雞子。皆殘破不中上供者。臣故能以賤直得之。每枚不過數文而已。上乃頷之。列朝惟宣廟最崇儉德。道光三十年間。內府歲出之額。不過二十萬。堂司各官。皆有臣朔欲死之歎。上一日思食片兒湯。令膳房進之。次晨內務府卽遞封奏。請添置御膳房一所。專供此物。尙須設專官管理。計開辦費若干。萬金。常年經費又數千金。上乃曰。無爾。前門外某飯館製此最佳。一盃直四十文耳。可令內豎往購之。半日復奏曰。某飯館已關閉多年矣。上無如何。但太息曰。朕終不以口腹之故。妄費一錢而已。以萬乘之尊。欲求一食物而不得。可慨也。同治時。穆宗大婚。購皮箱一對。亦尋常市上物。不過數十金者。而報銷至每對九千餘兩。文文忠

力爭之不能得也。

汪相之誤國

宣宗成皇帝在位三十年。衣非三澣不易。宮中用歛。歲不逾二十萬。內務府堂司各官皆貧困欲死。其儉德實三代後第一人。然而三十年中。吏治日媮。民生日困。勢窮事極。釀成兵禍。外擾海疆。內興赭寇。遂以開千古未有之變局。厲階之釀。實自歛縣一人。上晚年頗倦勤。而一時言官多好毛舉細故。相率爲浮濫冗瑣之文。以塞責。上初猶勉強延納。久益厭之。欲懲戒一二。以警其餘。則又恐言路爲之阻格。歛縣以漢首相直軍機。上一日從容語及之。歛縣因造膝密陳曰。是無難。凡言官所上章疏。無間所言何事。但摘出一二破體疑誤之字。交部察議。懲戒一二人。言者必駭服。聖衷之周密。雖一二筆誤。猶不肯輕易放過。況其有關繫之大者。嗣後自不敢妄逞筆鋒。輕上封事矣。在上無拒諫之疑。而可以杜妄言者之口。計無便于此者。上聞奏大喜。如其所言。未幾言官相戒。以言事爲厲禁。而科道兩署七八十人。皆寒蟬仗馬矣。歛

縣之巧伺人主意。藉公論以逞私意者。率皆類此。上天性仁厚。以其外觀之忠謹也。絕不之疑。雖有言其奸者。上亦不肯信。及其歿也。猶痛惜之。賜卹恩旨。有獻可替否。而人不知之語。蓋其所以固寵者深矣。嘉慶以前。殿廷考試。大臣奉派閱卷。皆先文詞而後書法。未有摘一二破體字。而抑高文于劣等者。至歙縣始用此術。衡文。不但文詞之工拙。在所不計。卽書法之擾劣。亦不關重要。但通體圓整。無一點畫訛錯。即可登上第。蓋當時承乾嘉考證學派之餘波。士子爲文。皆以博奧典實相尙。歙縣素不學。試卷稍古雅者。輒不得其解。故深惡而痛絕之。後來主文衡者。樂其簡易。相率效尤。於是文體頽而學術因之不振矣。道咸兩朝。功令文字。最爲卑陋。皆歙縣一人啓之也。祁文端旣貴。以小學提倡後進。輦下學派。始稍稍振起。然遠遜乾嘉之盛矣。

宣宗之任穆彰阿

道光末。五口通商之約。穆一人實專主之。王文恪旣薨。祁文端尙力爭。然文端在軍

機爲後進。且漢大臣不能決事。故穆愈得志。然王祁兩公之忠。宣廟未嘗不深知之。傳聞和局既定。上退朝後。負手行便殿堦上。一日夜未嘗蹙息。侍者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上忽頓足長歎。旋入殿。以硃筆草草書一紙。封緘甚固。時宮門未啓。命內侍持往樞廷。戒之曰。俟穆彰阿入直。即以授之。并囑其毋爲祁禱藻所知。蓋卽諭議和諸大臣畫押訂約之廷寄也。自是上遂忽忽不樂。以至棄天下。

濱州之導君機變

達縣吳季清先生友一內務府老司官旂人某君。年七十餘矣。通籍道光末。歷事四朝。內廷故事綦熟。嘗爲述道咸間遺事。多人間所不得知者。云宣廟晚年。最鍾愛恭忠親王。欲以大業付之。金合緘名時。幾書恭王名者數矣。以文宗賢且居長。故遠巡未決。濱州時在上書房行走。適授文宗讀。微窺上意所在。欲擁戴文宗。以建非常之勛。一日。上命諸皇子校獵南苑。故事。皇子方讀書者。奉命外出。臨行時。必詣師傅處請假。所以尊師也。是日。文宗至上書房。左右適無人。惟濱州一人。獨坐齋中。文宗入。

行禮畢。(皇子見師傅皆長揖)問將何往。以奉命校獵對。濱州乃耳語曰。阿哥至圍場中。但坐觀他人馳射。萬勿發一槍一矢。并當約束從人。不得捕一生物。復命時。上若問及。但對以時方春和。鳥獸字育。不忍傷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競爭也。阿哥第以此對。必能上契聖心。此一生榮枯關頭。當切記無忽也。文宗既至圍所。如所囑行之。是日恭王所得禽獸最多。方顧盼自喜。見文宗默坐。從者悉垂手侍立。怪之。問其故。文宗曰。吾無他。但今日適不快。弗敢馳逐耳。日暮歸。復命。文宗獨無所獻。上詢之。具如濱州所教以對。上大喜曰。是真有人君之度矣。立儲之議遂決。後數歲。宣廟上賓。文宗甫御極。即晉濱州爲協揆。未及正綸扉而遽薨。逝。上聞訃。爲之失聲。親往奠醢。追贈太師。予謚文正。飾終之典。悉視大學士例有加。嘉道以來。漢大臣追贈太師者。僅公一人而已。蓋非惟追懷典學之勤。亦以報其擁戴之勤。清代列聖之文學。以文忠爲最優。蓋亦濱州啓沃之力也。

德宗夢見老人

德宗於甲午前。屢於夢中見一老人曰。汝幾時還我舊物。德宗無以應。他日奏聞孝欽皇后。孝欽曰。如再夢見。告以驢兒年還爾。旋又夢見舊老倉卒之間。則誤曰。吾於馬兒年還爾。比寤猶能記憶。復以聞於孝欽云。

德宗之外交

光緒乙未。朝鮮既稱帝號。改元。明年遣使來聘。用敵國禮。廷議朝鮮吾舊藩。今夜耶自大如此。不如絕之。上曰。我不能有而附於日。日既左右之。立國建元。稱帝號矣。固儼然鄰國也。此與東西諸國。甯有少殊乎。我不能拒絕東西諸國之使。奈何獨拒朝使。遂令其覲見。而報以國書如常禮。上之豁達大度。黜虛文而崇實際。類此。戊戌夏。聯日議起。始命黃京卿遵憲爲出使大臣。故事實缺道員出使。皆以四品京堂候補。黃時官長寶道。獨以三品卿用。蓋重其事也。先期令總署恭撰國書。依故事擬草。上閱之。殊不愜意。因於大日本國皇帝之上。御筆親加同洲同種同文最親愛九字。中間詞意亦多所改定。書成。命王文勤及張樵野侍郎奉詣日使館。與日使矢野文

雄商擁而密詔不令李文忠與知。蓋文忠仇日甚。不願聯日而忌者又爲蜚語以中之。故上怒遂不解也。未旬日而文忠出總署之命下矣。（文雄漢學最深。其覲見頌詞。自稱獨用外臣兩字。文字畧仿春秋。辭命頗淵雅。）

德宗之晏駕 二則

清代軼聞。德宗天表靜穆。廣額豐下。於法當壽。穎悟好學。有以聖學叩翁師傳者。則以魯鈍對。蓋知太后忌之。不敢質言也。上素儉。衣皆經澣濯縫紉。聲色狗馬之好。泊如也。孝欽嗜梨園曲。上不能不預。或傳上善搗鼓。事亦無徵。畏孝欽甚。上本口吃。遇責問。益戰栗不能發語。歸自西安。尤養晦不問事。寄位而已。左右侍闈。俱易以長信心腹。上枯坐無聊。日盤辟一室。戊申秋。突傳聖躬不豫。徵京外名醫雜治之。請脈時。上以雙手仰置御案。默不出一言。別紙書病狀。陳案間。或有所問。輒大怒。或指爲虛損。則尤怒。入診者僉云。六脈平和。無病也。七月二十一日。有大星從西北來。掠屋檐。過其聲如雷。尾長數十丈。光燦燦照庭宇。至東南而隕。都市喧傳紫微星墮。羣訝其

不祥。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賀太后萬壽。侍班官先集於薰風門外。上步行自南海來入德昌門。門罅未闔。侍班官窺見上。正扶闥肩。以兩足起落作勢。舒筋骨爲拜跪計。須臾忽奉懿旨。皇帝臥病在牀。免率百官行禮。輟侍班。上聞之大慟。時孝欽病瀉數日矣。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孝欽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十六日。尙書溥良自東陵覆命。直隸提學使傅增湘陞辭。孝欽就上於瀛臺。猶召二臣入見。數語而退。孝欽神殊憊。上顏色黯澹。十八日。慶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視壽宮。二十一日。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門增兵衛。稽出入。伺察非常。諸闈出東華門。淨髮。昌言駕崩矣。次日。寂無聞。午後宮中傳醇王監國之諭。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於寢宮。不知何時氣絕矣。哭而出。奔告孝欽。長歎而已。以吉祥轎舁帝屍出西苑門。入西華門。吉祥轎者。似御輦而長。專備載大行。若古之輜輳車也。皇后被髮。羣闈執香哭隨之。甫至乾清宮。有侍闈馳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諸闈踉蹌回西苑。李連英睹帝屍委殿中。意良不忍。語小闈曰。盍先殮乎。乃草草舉而納諸梓宮。時禮臣持殮祭

儀注入東華門。門者拒不納。迨回部具文書來。乃入乾清門。則殮事久畢矣。故事。皇帝即位數年。即營壽兆。上御宇三十四年。竟無敢議及者。鼎湖既升。始命溥倫卜地。西陵附近。舊有絕龍峪。孝欽曾指以賜醇賢親王爲園寢。嗣乃置之。至是倉卒擇吉。壞不得欲用之。改名九龍。有謂自世祖至德宗。恰九世。疑於數終。似不祥。遂定名金龍。上尊號曰崇陵。次年三月十二日。奉移梓宮於去陵六里之梁格莊。暫安殿。以時致祭焉。帝崩之明日。太后崩。

又

孝欽以帝疾召醫診視。向例諸醫入內時。預先集議。應用何項方藥。亦必先爲擬出。以期診視時相同。初不計方藥對症否也。太醫周景濂與予最善。常侍帝。據云。帝原無大症。諸醫皆以平和劑進之。且云。在宮內最慘之役。即景帝崩時。當景帝未崩前數日。予即得景帝駕崩之耗。其所宣布之日期。實非確期也。據云。在宮侍帝疾時。共有六人。死其二。其餘諸醫。日僅得一食。因餓失血者。又凡三人。請假亦不得出。當景

帝賓天之晨。內監召太醫入。只周陳二人膝行而進。帝在東床臥。以手召周醫而前。矐目指口者四。蓋此時內監只有一人。而宮中器物。皆被宮人偷竊殆盡。只餘一玉鼎。周知帝欲得飲食。然無處尋覓。且周君已兩日未食。吐血皆納諸袖中。徬徨無以爲計。旋復見帝轉側吐血盈床。跪近視之。無少聲息。近午。醇親王到。問帝狀。周醫以當日駕崩對。醇王取懷鏡接近帝嘴。見無噓聲。即匆匆去。旋報皇后至。兩醫匿於階下。聞哭聲。旋有內監十餘人到。人聲漸雜。周陳始得出宮。迨出宮外。見街市賣食物者。即就地而食。曰。此是天堂也。而街市貿易如常。并未聞有人談及帝崩消息。始知其事尚在秘密也。帝素恨宗室近支不求學術。日肆游惰。常戒勉醇親王多留心政治。故每聽講時。醇王常侍立於帝側。醇王爲人頗正直。惟失於懦弱。遇事不能斷。且口稍吃。語言不甚清晰。然遇事必循軌範。拘於小節。當其初入軍機時。對於慶世諸人。頗甚恭謹。頗得后歡心。朝儀亦因之整肅。先是。帝未陞殿時。王公大臣皆先集於朝房。人聲喧雜。頗不整齊。朝房則任人毀壞。故房只有破棹椅。褥墊皆無。醇王入

軍機後。氣象爲之一新。至朝房。則各依順序入內。時帝未至。醇王即鶴立屏氣以待。其餘則非至口號。傳出不整肅。（口號者。即帝將入坐。先有內監以口吹哨也。）帝有致祭事。則各城皆開正門。其護從王公侯帝過。則亦由正門過。醇王則由偏門過。讀書貴胄學堂時。自騎馬往來於街市。並無護從。當攝政命下。亂象紛呈。王亦能處以鎮靜。內外翕然。宣統嗣立。此事本決於張鹿世三相。本屬名正言順。按之近支。則以恭王承繼爲最適。其次則有倫貝子。故恭王與鹿相大生惡感。而慶王竟於太后賓天之次夕。帶親軍二百人入宮。經內監禁止。慶王不聽。內監大叱曰。有旨。親軍聞之。皆逡巡而退。慶亦無如之何。宣統帶入宮時。太福晉大哭。以爲殺我子。復狀我孫。雖擁皇帝虛名。實等終身圈禁。抱宣統不釋手。經諸臣婉勸。謂不可抗旨。始由侍衛及諸王公大臣擁而去。見紅冰碧血館筆記。

古今宮闈祕記卷一終

